

1. 引言

在我們開始講課之前，我先從我個人從各位的年齡開始到現在，一路走來的求學及思考的歷程，來作為一個楔子，帶領各位同學進入歷史思考的廣大世界。我今天走進這個講堂，看到兩百多位青春活潑的生命，前途無量的眼神，覺得非常興奮，很像回到自己的高中時代。

我先從我的求學經驗開始講起。我是出身台灣南部的農家子弟，那個時代的台灣，是一個農業的台灣，沒有電視、沒有電腦，是各位難以想像的世界。初中時代，我對人文學就開始有一種恍惚的興趣，記得我在初中一年級的時候，寫了一篇作文，國文老師大加稱讚，拿去給校長，校長特別頒獎給我，從此以後就對人文學術有一種特別的興趣。初中時，年紀小，對於「我是誰？」這一類的問題還沒有真的想過，但是模模糊糊之間，感覺到有一個遙遠的人文世界是有趣的。初中畢業之後，就讀高一的時候，我就開始覺得有一種想法，這一種想法類似少年維特的煩惱，但是少年維特的煩惱是在愛情方面，我的煩惱是一種比較奇怪的煩惱。像各位這般年輕的時候，我感覺到當時時局非常的苦悶，那時候政治上是一黨獨裁、白色恐怖的時代，社會是一個農業的社會，經濟還沒有起飛，年輕人的心靈是苦悶的，所讀的都是制式的教科書，知識的來源跟各位現在所接收的多元多樣的資訊完全不一樣。我當時常常想，像這樣一個苦悶的時代，人類應該走向何方？

我初中的時候喜歡讀《雙城記》，《雙城記》的開頭說：「這是一個光明的時代，也是一個黑暗的時代」。從初中一年級開始，我就讀《紅樓夢》、《水滸傳》、《三國演義》、《西遊記》，我當時深深覺得這個時代需要有志青年，來和歷史的老人作一席長談，來指示中華民族以及人類未來的方向，這是我高中一年級時的想法。我想，要完成這個志願，最好的辦法就是投考台大歷史系。於是，我從高中一年級開始，就買了《古文觀止》開始讀，我背的第一篇文章是〈司馬遷報任安書〉，就是司馬遷（太史公，135-87B.C.）寫完《史記》以後，寫了一封很長的信給他的朋友，說他為什麼要寫這一本書。司馬遷因為對李陵（?-74B.C.）敗降匈奴的傳聞仗義直言而慘遭宮刑。他認為「人固有一死，死，或重於太山，或輕於鴻毛，用之所趨異也」，¹自己如果就這樣死去，跟螻蛄有什麼差別？因此他「隱忍苟活，幽於糞土之中而不辭者，恨私心有所不盡，鄙陋沒世而文采不表於後世也」。我讀得非常感動。接著我背的第二篇是〈李陵答蘇武書〉，我讀到流淚，對中國文化有一種嚮往，看到有一班開往台北的火車，那個時代是噴黑色的煙的火車，在那樣一種時刻，我感受到心靈的悸動，我和自己有個約定，一定要和歷史的老人作一席長談。

¹ 闕勛吾等譯注：《古文觀止》（台北：建宏出版社，1993），頁 246-248。

我們那時代高二開始分組，班上的同學都知道我心目中的第一志願是台大歷史系。那時突然傳來一個消息，台大歷史系的系主任，在台北市溫州街巷內被騎摩托車的莽撞少年撞倒逝世，我一進教室我們班的同學就說：「你的系主任出車禍死了」。我看著《台灣新生報》的報導，心裡有一種莫名的感動。從高一開始，我就買了當時的中華書局的《史記精華》上下冊來看。對一個高中學生而言，《史記》很難，特別是〈表〉和〈書〉完全看不懂，但是〈列傳〉和〈世家〉卻引人入勝，非常精采。我一篇一篇開始看，到了高二下學期，除了〈表〉和〈書〉以外，《史記精華》中的文字幾乎都讀過了。接著就完全靠自己摸索，我沒有家學的淵源，完全靠年輕的生命力，在南部那樣的环境掙扎出來。

在我高中快要畢業的時候，決定投考歷史系，那時候是先填志願再考試，考了以後再分發，不是看了分數再對所謂「落點」，我義無反顧第一志願填台大歷史系。那時候只有少數幾間學校有歷史系，所以我的志願只填了七個還是八個。導師收到表以後，叫我去面談，叫我再多填一些志願，於是在老師指導之下，我又填了一些，最後終於如願考上台大歷史系，經過幾十年來的學習，今天要帶領同學進入歷史的世界，我覺得對我來講，既是理性的教學活動，也是感性的自我回顧的歷程，對我來講非常有意義。

我覺得，各位同學的歷史意識、時間感，都尙未經拓展。各位如果讀過〈桃花源記〉，那些「避秦之士」是「不知有漢，無論魏晉」²的。各位同學的生命好像是只活在公元 2002 年的 7 月 17 日，活在台灣島嶼的某一個時間，對不同的時間和空間沒有體會，因此像同學這樣的生命，是馬庫色 (Herbert Marcuse, 1898-1979) 所謂的「一度空間的人」(one dimensional man)，因為只活在 2002 當下即逝的這一刻，沒有活在過去，是單向度的人。

各位同學想想自己現在的生活，會不會感覺到你和跟同時代的人溝通太多，和異時代的人溝通太少？比如說，很多年輕的同學都人手一隻手機，電話聲響你就拿起手機，把你未經沉澱的感情直接就講出來，引起很多不必要的誤會，然後爲了澄清剛才的誤會，必須要再打更多的電話。各位同學可能和同時代的人溝通太多了，但是各位好像沒有問過孔子 (551-479B.C.) 爲什麼會說：「吾與點也」？³各位同學一定讀過《論語》，有一天孔子和學生聊天，孔子說要學生抒發自己的志向，子路很直率的說：「千乘之國，攝乎大國之間，加之以師旅，因之以饑饉，由也爲之，比及三年，可使有勇，且知方也」，夫子「哂之」。哂就是「作竊笑狀」，孔子是很有幽默感的人。另外一個學生冉求則說：「方六七十，如五六十，求也爲之，比及三年，可使足民；如其禮樂，以俟君子」，孔子則是不置可否。最後有一個學生曾點，他說我沒有什麼志氣，不好意思講，孔子說沒關係，你就講講，他便說我希望的是「莫春者，春服既成；冠者五六人，童子六七人，浴乎沂，風乎

² 闕勛吾等譯注：《古文觀止》，頁 325。

³ 朱熹：《四書章句集注》(北京：中華書局，1982)，頁 129-131。

舞雩，詠而歸」，孔子就說：「吾與點也」。我們如果讀得懂《論語》「吾與點也」這一章，就進入了孔子的世界，孔子對於做大官的人，都不加以讚可，對於曾點這樣的人，卻嘉許他有一個內心安寧的世界。進一步來講，各位同學可能也沒問過孟子，為什麼「四十不動心」；⁴你也沒有和馬克思（Karl Marx, 1818-1883）好好的吵過一架，責問馬克思為什麼說「到目前為止一切社會的歷史都是階級鬥爭的歷史？」。⁵各位同學和這些古往今來偉大的心靈，互動很少，各位也沒有問過史懷哲（Albert Schweitzer, 1875-1965）為什麼四十歲以後跑去非洲為黑人服務？我舉這些例子就是要告訴各位，在一個高度工業化的台灣，特別在最近十幾年來，各位同學的歷史意識，對自己母體文化的歷史意識薄弱，令人感傷。這一種歷史意識的薄弱化，必然要傷害到各位同學未來人生的走向，從某一個角度來講，今天台灣一切的亂象，固然原因很多，其中有一個重要的原因就是人文教育的失敗，人文教育的失敗有一個重要的表現，就是歷史意識的薄弱化所導致人的生命的淺薄化，歷史教育就是要帶領同學拓展你生命的深度。

首先我們要從歷史思維講起。我在高中時就對人文產生興趣，但當時只有一個模糊的觀念，我問我自己，到底什麼是「歷史思考」？歷史思考跟哲學思考、經濟學思考有什麼差別？歷史的思考就是在歷史的脈絡裡來思考，在時間的深度中思考人、事、地、物。文學的思考所要捕捉的是美感，可是歷史的思考要捕捉的是真實。「眼看他起高樓，眼看他樓塌了」，這個樓為什麼會塌？有沒有官商勾結？壓死多少人？歷史學家要加以考證，但是從文學家的立場來講，這一種歷史思考純然是焚琴煮鶴，破壞美感。

歷史思考是非常重要的，我先說明歷史思考的特殊性。有人可能會說上一代的人的歷史意識、歷史的時間感可能很重要，在年青的這一代，歷史意識並不是那麼重要，歷史會成為年青人的負擔。歷史思考有什麼重要性？為什麼重要呢？在海峽兩岸的華人社會，歷史思考是人之所以成為人最重要的一種意識，世界上有很多古文明，希臘、羅馬、猶太、基督教文化等等，中華文化的特點是時間感非常深厚。中國人的哲學論證、政治論述、文學美感，乃至對國家的未來的論述，都是從歷史出發的，這是中國人之所以為人一個非常重要的因素。從古到今，中國的統治者一但死了之後，他首先要面對的，就是「歷史的審判」。基督宗教有「最後的審判」，可是中國文化沒有基督教式的「最後的審判」。中國文化是以「歷史審判」取代宗教上「最後的審判」。所以中國歷代帝王一但崩殂，隔天太子即位，就會召開緊急會議，新的皇帝就會下詔書「其議廟號」。比如說「漢武帝」，「武帝」這個名稱是劉徹死後才有的，後人經檢討發現先皇一生愛打仗，所以稱他為「武帝」，喜歡讀書的就叫做「文帝」。魏晉南北朝很多亂七八糟的皇帝，不稱他「帝」，稱他「侯」或者「愍帝」。這就是說中國的統治者，在他死後都需要接受歷史的審

⁴ 朱熹：《四書章句集注》，頁 227。

⁵ 馬克思：〈共產黨宣言〉，收錄於：《馬克思恩格斯選集》（北京：人民出版社，1972），第一卷上，頁 250。

判，歷史意識是中國人做最後抉擇的時候最重要、最不可或缺的一個思考的因素。在中國，如果缺乏歷史意識，而想從事政治工作，其不敗北者幾希。

面對人生不同階段的問題，我們要有文化的資源，讓自己在風狂雨驟的時候立定腳跟。我們的心靈已經覺醒，因為我們已經和歷史上偉大的心靈，做過一場驚心動魄的對話。我們通過中國幾千年的歷史，我們通過希臘羅馬的歷史，已經徹底了解人生的意義，歷史在這一方面對我們很有用，這是對我們個人而言。另外，如果將來我們要在華人社會安身立命，我們必須要有歷史意識。中華文化是以歷史審判代替宗教的最後審判，在中國人的地方，歷史意識極為重要。舉例來說，海峽兩岸的未來，是一個很大的問號，這個問號決定台灣未來的走向，關係到兩千萬人的命運，也帶動十二億人的福祉，更牽涉到未來亞太地區的安定與和平。為什麼台灣的動向這麼重要呢？因為台灣位於最大的歐亞陸塊和最大的海洋太平洋的交界點上，台灣是這樣重要，像這樣重要的問題，我們不能用個人的感性來思考，這要靠歷史的智慧來化解，不是靠衝動的感性。我舉這樣的例子，我們就可以感覺到歷史意識是非常重要的。

什麼是歷史思考呢？歷史思考的特點在哪裡？這就要從歷史意識講起。人類是很複雜的動物，人的存在有各種面向，我們是一個歷史人。我們今天會聚集在這裡，這一件事情本身，就是一個歷史的產物。這個意義上，每一個人都是歷史人。當然，除了是歷史人之外，我們也是經濟人、政治人。亞里斯多德說「人是政治的動物」，生活在城邦是人的本性，同時我們也是一個社會人。但是，作為一個歷史人，歷史意識特別重要，我們看選舉的時候，某政黨說宣稱是百年老店，該黨所展現的就是一種歷史意識。該黨的對手在若干年前選舉的時候，說他們要終結黑金，這是一種法治意識。有一個政黨說本黨是一個全民政黨，這是一種社會意識。與法治意識、社會意識相對比，歷史意識是建立在時間的綿延上，不是建立在法律意識的是非對錯上，也不是建立在以階級區隔作為基礎的社會意識之上。

歷史思考就是開發歷史意識的思考方式，它有兩種特點：

第一、歷史思考是一種具體性思考：

從哲學上講，具體性思考是佔空間、佔時間的。更具體地來講，歷史思考對於普遍命題的提煉或者建立，是從具體而特殊的事件或人物入手的。二千年前孟子（371-289B.C.?)要提煉「天將降大任於是人也」⁶這一個普遍命題，他並不是像亞里斯多德（384-322B.C.）一樣說：「凡人必死，亞里斯多德是人，所以亞里斯多德必死」，這種亞里斯多德式的三段論的論證方式。中國人不需要用三段論法證明一個真理，要證明「天將降大任於是人」，孟子用「舜發於畎畝之中，傅說舉於版築之間，膠鬲舉於魚鹽之中，管夷吾舉於士，孫叔敖舉於海，百里奚舉於市...」

⁶ 朱熹：《四書章句集注》，頁 348。

等具體而特殊的個案，啓發我們思考天之將降大任於斯人也必先如何如何。換言之，中國的普遍命題是從具體性透出來的，歷史思考正是這種具體思考的典型過程。這種具體性的思考，最常見是用「類推思維」的方式進行，這種類推是中國式的思考方法最大的特點。這種具體的思維的操作有兩種方式，第一是以古喻今：以古代的歷史事件來彰顯現代的發展方向。第二種表現是以偏例全：以一個歷史事件，或某幾個歷史事件，作為部分證據，來肯定或否定某些普遍命題。所以中國在世界古文明裡，是歷史感最深厚的，擁有最悠久的歷史撰寫的傳統。舉例而言，1949年以後中共如何合法化大陸的大變局呢？他說：之前中國的歷史都是半封建、半殖民的，到了1949年以後，才撥開雲霧見青天。而國民黨如何合法化它的統治呢？他說：中國近一百年來的歷史，是邁向自由、民主、均富的發展過程。他有一套歷史的論述。民進黨另外一種論述說：自從228以後，台灣的歷史都是外來政權的歷史。在廣義的華人世界裡面，無論是哪一個政黨，都善於利用歷史來合法化它們的統治，都很會玩弄中國人的歷史意識，由此可見，中國人的歷史意識非常發達。

中國的歷史寫作有一個傳統，就是歷史學家記載一個事實以後，都有一段議論，例如《史記》的「太史公曰」。《史記》裡有一篇在講伯夷、叔齊不願意當政權輪替以後的新公民，最後餓死在深山之中：

武王已平殷亂，天下宗周，而伯夷、叔齊恥之，義不食周粟，隱於首陽山，采薇而食之，...遂餓死於首陽山。⁷

對這件事實，司馬遷在「太史公曰」進行這樣的評論：

或曰：「天道無親，常與善人。」若伯夷、叔齊，可謂善人者非邪？積仁挈行如此而餓死！且七十子之徒，仲尼獨薦顏淵為好學。然回也屢空，糟糠不厭，而卒蚤夭。天之報施善人，其何如哉？盜跖日殺不辜，肝人之肉，暴戾恣睢，聚黨數千人橫行天下，竟以壽終。是遵何德哉？此其尤大彰明較著者也。若至近世，操行不軌，專犯忌諱，而終身逸樂，富厚累世不絕。或擇地而蹈之，時然後出言，行不由徑，非公正不發憤，而遇禍災者，不可勝數也。余甚惑焉，儻所謂天道，是邪非邪？子曰：「道不同不相為謀」，亦各從其志也。故曰：「富貴如可求，雖執鞭之士，吾亦為之。如不可求，從吾所好」。「歲寒，然後知松柏之後凋」。舉世混濁，清士乃見。豈以其重若彼，其輕若此哉？「君子疾沒世而名不稱焉。」賈子曰：「貪夫徇財，烈士徇名，夸者死權，庶馮生。」「同明相照，同類相求。」「雲從龍，風從虎，聖人作而萬物覩。」伯夷、叔齊雖賢，得夫子而名益彰。顏淵雖篤學，附驥尾而行益顯。巖穴之士，趣舍有時若此，類名堙滅而不稱，悲夫！閻

⁷ 瀧川龜太郎：《史記會注考證》（台北：洪氏出版社，1986），頁847。

巷之人，欲砥行立名者，非附青雲之士，惡能施于後世哉？⁸

太史公把伯夷、叔齊提到〈列傳〉的第一篇。中國的寫作跟西方的寫作相比有一個特點，西方的歷史經典著作所讚美的，都是戰爭裡的英雄或者勝利者。荷馬所頌揚的，都是戰爭中的英雄，希羅多德（Herodotos, 484-424B.C.）的《史記》，基本上是描寫一場戰爭史。可是，中國人另有一套價值，中國偉大的歷史學家，所推崇為民族英雄的，通常都是被掌握權力所迫害的人。例如伯夷、叔齊，〈世家〉本來是寫貴族的歷史，但是孔子卻被選入〈世家〉。中國人另有一套標準，在歷史意識的浸潤下，中國的讀書人，是看不起做官的人的。中國的知識份子常常透過自我批判來批判世界。中國的歷史意識，是從具體的個案，來思考普遍的命題。中國歷史思考習於以偏概全，是具體性思考方式。具體性思考方式作為歷史思考，它的好處是：非常具說服力，「不聽老人言，吃虧在眼前」，不讀歷史必敗無疑。所謂「殷鑑不遠」，就是以歷史為鑑。魏徵（玄成，580-643）死了唐太宗（599-649）非常傷心，他說這是失掉了一面鏡子：「以銅為鑑，可正衣冠；以古為鑑，可知興替；以人為鑑，可明得失。朕嘗保此三鑑，內防己過。今魏徵逝，一鑑亡矣」。⁹但是這種思考方式有什麼壞處呢？具體性的歷史思考方式，是從傳統中國文化而來，問題在於：人是不是只有具體性的，受時間、空間因素所決定的那一種生活的層面？人的生命在具體的理念之外，是不是尚有一個抽象的、超越性的層面？這兩個層面之間會不會有緊張的關係存在？這是這種思考方式難以解答的困境。

歷史思考的第二個特徵是，它是一個脈絡化的思維方法：

我首先要解釋「脈絡化」。比如說，我們每個人有兩顆眼睛，如果不問脈絡，不論長在何人臉上，那麼，這兩顆眼睛都一樣，可是如果長在不同人的臉上，這兩顆眼睛就不一樣了。如果這一對眼睛長在狐狸臉上，狐狸化為美女，引誘古代的考生，就像《聊齋誌異》中的故事一樣，散發綠色的光芒；另外一對長在女同學的臉上，散發青春美麗的光輝，兩者完全不一樣。我用眼睛長在哪一個人臉上，具體告訴各位：任何人事地物，一問脈絡，意義就完全顯現出來。比如說一個人拿一把刀，割另外一個人的身體這一事件，如果是在醫院外科手術房發生的，這是救人的行為；可是一樣的行動，十惡不赦的壞人綁架他人，用刀子把他的手剝斷。一樣的行動，拿刀割人，脈絡不同，整個意義就不一樣。歷史思考就是把一切的事情，脈絡化於時間、空間裡面。

在幾年前大學的考試，歷史科考的都是人名、地名加條約，歷史教育的失敗，就是把歷史教育變成記憶性事實的灌輸。在這種教學與考試方式下，歷史分數越高者，歷史思考的能力可能很有問題。歷史思考必須是把事情脈絡化，在具體的時間、空間內，必須要在具體的情境裡面，把歷史放在情境裡思考，攜古人之手，重新模擬或建構古人採取行動的心路歷程，從而對古人與古事有一個真正的了解。

⁸ 瀧川龜太郎：《史記會注考證》，頁 847-849。

⁹ 《新唐書》（台北：鼎文書局，1979），卷九十七，頁 3880。

有歷史思考能力的人，是比較通達的，有歷史素養的人上友古人，對人情事故瞭解比較深刻。讀了《資治通鑑》，我們就可以了解古人、了解今人，可以用現在角度的立場，對古代加以定位，給它一個恰當的、同情的了解，這就叫做「脈絡化的思維」。但是，這個「脈絡化的思維」會產生一些問題。比如說第一點：歷史的價值會被相對化、歷史化。歷史上的變化無數，《三國演義》的作者羅貫中（1330-1440?）說：「古今多少事，多付笑談中」¹⁰，古今多少英雄來來往往，蘇軾（東坡，1036-1101）筆下的赤壁之戰：「遙想公瑾當年，小喬初嫁了，雄姿英發，羽扇綸巾，談笑間，檣櫓灰飛煙滅」¹¹與古人精神相往來，看多了心胸自然寬大。有歷史素養的人知道人的生命不過是「渺滄海之一粟」，人生除了追逐權力和財富之外，另外有一個境界。我們的中學生、大學生太少得到這一方面的啟發，有一次許多大學生來聽大企業家演講，我看到其中有些人的眼神，不禁全身打顫，因為學生看出去的大企業家不是一個人，而是一張有兩隻腳的美鈔。學生提問的問題都是：「請問你怎麼能把事業經營得那麼成功？」我覺得那樣的問題不應該是一個有志青年問的問題，那樣的青年由於錯誤的教育與資訊，心靈沒有被啟發。我有時候在想，所謂熱門科系就是開發同學的某一個特定面向，以便提高各位同學在大學畢業以後，在資本主義未被馴服的台灣的分工體系的被利用價值。熱門科系給學生的是一種技術的訓練，沒有教你生命的意義，思考什麼是「人」的意義。所以藥學博士在實驗室裡用專業知識生產毒品，大二的高材生，用他的專業知識印製假鈔。從小到大我們所學到的東西，基本上是為了求職作準備，它和生命的覺醒有很大的距離，甚至是相反的。

歷史思考的第二個特徵就是「脈絡化」，可以使歷史的學習者既知有漢，還知魏晉，使歷史的學習者知道鴉片戰爭以後中國的苦難，也了解二〇、三〇年代台灣知識份子的堅貞，但是這種思考會產生一種問題，就是價值可能被相對化了。因為當我們能夠在脈絡裡思考時，我們的價值感反而模糊了，因為發現所有事情都是變遷的，漢朝美女的標準是瘦的，唐朝美女的標準是胖的，我們會發現歷史上，成者為王敗者為寇，一切的價值都被相對化。相對化以後就沒有價值可言。因此，脈絡化的歷史思考，本來是使我們人在歷史中可以站得住腳跟，但是因為歷史看得多，反而成爲一個虛無主義者，這個問題怎麼解決呢？

總結來講，歷史思考有其優點，也有缺陷，無論是「具體性思考」或是「脈絡化思考」，都是建立在歷史的時間性和空間性之上，時間和空間是人的存在兩個最根本的課題，我們不能跳出我們生存的時間和空間。時間是我們生命最大的暴君，我們每一個人要買錶來控制自己，做時間的奴隸，時間才是真正的統治者，各位坐在下面聽的同學，三十年以後各自遙想當年，不勝唏噓。讓我再引用馬庫色的話，人生的悲劇是深深的植根在時間的不可逆性上面，「還君明珠雙淚垂，恨

¹⁰ 羅貫中：《三國演義》（台北：三民書局，1971），頁1。

¹¹ 俞平伯：《唐宋詞選擇》（北京：人民文學出版，1979），頁103。

不相逢未嫁時」，時間才是我們的主人，我們為什麼要學歷史思考呢？就是要從時間的奴隸這個可悲的身份，透過對時間的了解，變成時間的主人。